

駕馭數位未來 讓人類智慧參與其中

編者按：

未來的世界，人類需要害怕人工智能嗎？

Alpha Go擊敗了世界第一棋手柯潔；相傳第一輛無人駕駛公共汽車已經進入試用；天貓、淘寶、京東用雙11不斷刷新電子平台營收額……科技正在迅速地改造每一個產業，重新塑造我們的世界，而人類又將如何面對挑戰？在《機器、平台、群眾》(台灣天下文化出版)一書中，數位趨勢頂尖思想家、MIT首席學者艾瑞克·布林優夫森及安德魯·麥克費，點出出現代數位革命的三個基本層面：人腦與機器之間、產品與平台之間、核心與群眾之間的再平衡。在這三個層面的變遷中，重心移向每一個配對中的第二項，這對企業經營及我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

自動駕駛車、無人機、3D列印機、人工神經網絡……種種形式的數位機器超越以往的限制，扮演起全新的角色。線上平台改變了成本結構，改進了供給與需求的媒合，在錄音音樂、城市交通運輸、電腦硬體、團體運動等無數的產業，創造出傑出可畏的全新競爭者。在網際網路上集結的群眾，已經建造出作業系統與百科全書，一再擊敗所屬領域裡的專家，為許多創業機會提供資金，甚至還改造貨幣。

本書充滿科幻科技已經成真的例子，以及新創公司變成全球重炮的故事。但作者並非只是綜述這些新發展而已，他們還解釋現今與未來一切創新與顛覆背後的基本原理，這些原理植基於經濟學及其他學科，正被全球各地具有洞察力的大大小小組織善加利用。

本版節選書中片段，看看在這場風起雲湧的數位變革浪潮中，人類的智慧可以扮演怎樣的角。

有一則老笑話是，在未來的工廠裡，將有兩名員工：一個人和一條狗，人的職務是餵狗，狗的職務是看人，不讓人碰觸任何機器。未來的公司，真的會變成這種面貌嗎？

我們可不這麼認為。人類固然有電腦沒有的偏誤，但也有電腦欠缺的長處。就拿其中一項來說吧！我們隨時從感官接收大量資訊，而且不會事先篩選資訊，來什麼就接收什麼，哪怕只是很短的時間，我們也難以只聽特定聲音、只看特定事物。電腦則是剛好相反，下指令的人要它們蒐集什麼資料，它們就蒐集那些資料，很難蒐集更多或其他資料。……因此，在多數的情況下，由人類檢查電腦的決策，確保那些決策合情合理，會比較好的做法。長期研究分析與科技領域的學者湯瑪斯·戴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將這種做法稱為「望向窗外」(look out of the window)。這個名詞並非全然是聯想式的隱喻，是一個飛機駕駛給戴文波特的靈感。他告訴戴文波特，在開飛機時，他高度仰賴飛機的機械操作，但也必須時而望向窗外，掃視天際線。這種方法非常有益，不只是為了防止錯誤，也有助於維護一家公司的聲譽。

Uber的教訓

叫車平台Uber，在2014年末就學到了慘痛教訓。當時，Uber的加成計費(surge pricing，在尖峰時段暫時調高費率)，令許多用戶十分不爽。Uber的辯護理由是(我們也同意)，加成計費有助於平衡尖峰時段的供需，當實際或預期的Uber車輛供給不敷需求時，該公司的演算法將會調升費率，鼓勵更多駕駛加入提供服務。

這項實務在2014年12月，招來了大量的負面輿論，起因是一名伊朗教士在澳洲雪梨一間咖啡館挾持了十八名人質，許多人慌忙逃離事件的發生地區，其中一些利用Uber叫車，Uber的電腦系統便對這股激增的需求做出反應，啟動加成計費。許多人看來，在危機爆發時，這是非常不當的反應，所以該公司遭到強烈抨擊。

Uber發出了下列聲明：「(在事件發生時，)我們沒有立刻關閉加成計費，這是錯誤決策。」顯然，該公司也內建在一些情況下取消加成計費的設定。

比方說，後來在2015年11月13日的晚



上，伊斯坦布爾恐怖分子在巴黎發動了一連串的攻击，在第一次攻擊行動發生的三十分鐘內，Uber就取消該市的加成計費，並提醒所有用戶這個緊急事件。

像這樣的例子，足以顯示將人類判斷與演算法結合的好處。不過，公司在採用這種方法時，也必須小心，因為我們實在太鍾情於自己的判斷力，往往過度自信，許多人(如果不是絕大多數的話)經常太快捷駕馭於電腦之上，縱使是在電腦的答案較佳時。前文提過社會學家克里斯·史奈德斯，他對荷蘭採購經理人的預測能力進行研究，他發現「有演算模型輔助的專家，預測準確度通常介於純模型和無模型輔助的專家之間。所以，提供演算模型給專家，他們的預測準確度將會提高，但純模型預測的能力仍然較佳。」

倒置夥伴關係 畫出清楚界線

最後一個有益的做法，一些公司已經開始採用，就是把人機的標準夥伴關係倒置，不再由機器提供資料給人類當作判斷參考，而是把人類的判斷當成一個資料點，輸入演算法。谷歌首創將這個方法用於人才招募上，人才招募對該公司非常重要，但分析顯示，人機標準夥伴關係的成效很差。拉茲洛·博克(Laszlo Bock)在擔任谷歌資深人資長時發現，當時所採用的大多數新員工遴選方法近乎無效。他的團隊檢視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公司員工工作表



現的差異；他們發現，錄用前的微信調查(reference check)只能解釋7%的差異性，先前工作經驗的年資只能解釋3%，無條理結構的面試只能解釋14%(就是那種最常見的面試，在開頭時詢問：「你最大的長處是什麼？」或「請逐項談談你的履歷表。」)博克說，這類面試的問題在於：它們形成了一種情況，其實是試圖在確認我們對此人的想法，不是真的在評估對方。心理學家把這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我們只根據最少的互動，得出一張快照，在無意間做出判斷，卻深受既有偏見和想法的左右。不知不覺中，我們從原本是在評估一位應徵者，變成了在尋求證據，確認自己的初步印象。這又是把偏誤和毛病帶入一項重要決策裡。那麼，有什麼更好的人才招募方法？谷歌改為高度倚賴有條理結構的面試，這項因素對員工錄用之後實際工作表現的解釋度超過25%。所謂的有條理結構面試，包含一套用以評估應徵者的預先設定問題，例如評估應徵者的一般認知能力。谷歌採用了一種人才招募流程，所有面試官使用結構性面試，詢問應徵者大致相同的問題，博克解釋：「我們使用一致的面試評分表格……，面試官必須評估應徵者表現如何，表格上清楚定義了每一項表現的等級……一份簡明的人員招募評分表格……，把混亂、模糊且複雜的工作情況簡化，得出可評量、可比較的結果。」

在此方法中，個別面試官的判斷仍然受到重視，但這些判斷被量化，用以對應徵者打分數。博克認為，這個方法並未貶低面試流程或去人性化；相反地，應徵者也感謝自己受到客觀、公平的對待(透過新流程應徵但未獲錄用者，有80%表示會推薦朋友應徵谷歌)，僱用決策變得更容易，因為「可以看出優秀者和普通者之間的清楚界線」，博克如此說道。

書介

圖文：草草

家國天下

——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作者：許紀霖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當人們普遍地陷入精神和文化的迷惘，思考「我是誰？」、「我們是誰？」、「家國何在？」、「天下何在？」等一系列暗含認同危機的問題時，著名歷史學者許紀霖敏銳地指出「家國天下，乃是一個認同問題，而且中國人獨特的認同方式」，並且藉由精彩的論述將我們帶至那風

雲激盪的歷史轉型過程中，而對於現代中國人如何理解個人、民族、國家以及世界等困擾無數人的問題則一一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更為可貴的是，作者揚棄了「天下主義」這一中國傳統政治智慧，提出了「新天下主義」的概念，力求達至對民族國家和傳統天下主義的雙重超克。

夜行

作者：森見登美彥
譯者：涂愷芸
出版：皇冠文化



後來的日子裡，我們沒有一個人忘記過她。她是長谷川，包括她在內，我們六個人是在京都一起求學的同伴。十年前，大夥相約去看鞍馬的火祭，沒想到她在人群中走散，就此平空消失，宛如被吸入了虛空之中。十年後，剩下的五個人再次聚首鞍馬，也重新墜入當年的記憶裡。當夜越來越深，大家開始說起這些年來彼此經歷的怪事……日本鬼才作家森見登美彥出道10周年集大成最高代表作，同時入圍「直木賞」、「本屋大賞」、「山田風太郎賞」三大獎。

收藏雲門

作者：蔣勳、林懷民、林百里
攝影：劉振祥、張贊桃、游輝弘、林敬原、林百里
出版：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經過了45個年頭，台灣雲門舞集跨越了層層疊疊的古典和傳承，用最質樸、撼動人心的藝術元素，透過舞者精準的肢體動作呈現出雲門獨有的藝術風格，這一次，都呈現在《收藏雲門》，讓藏家真正有機會，將雲門帶回家。本書收錄了林懷民老師與蔣勳老師親筆題字書寫的回憶錄與序文，並精選了四位與雲門長期合作的攝影師精彩絕倫之作。此外，《收藏雲門》在外盒包裝上還匠心獨具地設計了精美的信封袋，內含六張雲門經典舞作相片，藏家不僅可以翻閱雲門，更可裱框典藏。

昆蟲誌：人類學家觀看蟲蟲的26種方式

作者：修·萊佛士
譯者：陳榮彬
出版：左岸文化



雜糅文學紀錄、藝術描繪、歷史文獻和科學報告，不時加入田野採訪，作者縱橫古今、遊走東西方，描繪出人類與昆蟲最親密真切的交流時刻。作者模仿百科全書，從A-Z，每個詞條就是一則昆蟲與人的故事，也是跨物種民族誌的實驗之作。人類對待如此異己的生物，除了心生厭惡，或者充滿認同昆蟲的熱情，有沒有可能既接受彼此的差異，又寬容地生活在一起？

留法三劍客：交匯時互放的光亮

書評

文：李夢

當定居巴黎的華裔畫家朱德群於四年前的早春逝世的時候，媒體不約而同地用上「留法三劍客時代終結」這樣的標題。所謂「留法三劍客」，指的是吳冠中、趙無極和朱德群三位當代著名畫家。他們在青年時代都因為留學法國而受到西方藝術的薰染與影響，之後有的回國，有的留在他鄉，雖人生軌跡迥異，卻殊途同歸，令到西方與中國的藝術藉由他們各具特色的創造，生出互動的光亮。

新華社高級記者閔捷的新書《留法三劍客》，可說是第一部全面介紹三人藝術成就與人生經歷的傳記式作品。全書共分八個章節，前面七章以時間為序，介紹三人由1930年代初遇，到1950年代去或是留的抉擇，再到1970年代的磨礪直至1990年代的巔峰，以三條並行且時有穿插的敘事線，重溫三位心懷藝術理想的畫家如何面對創作上的瓶頸與人生中的困境。

最後一章中，作者則宕開一筆，以「師友」為主題，介紹與三人密切相關的另外三位藝術家(林風眠、吳大羽及常玉)，藉由這六位致力糅合東、西方審美的畫家之生平，回溯20世紀中國藝術光譜中，於寫實主義和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外的、對後世創作影響至深的流派及風格。

以兩百頁、數萬字的篇幅，介紹三位傑出、高壽且多產的藝術家的生平遭逢及其創作變革與演進，確是不容易的事情。作者並未事無巨細，而是揀選其中數個重要節點，比如1940年代戰亂時，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文革」時期，以及1990年代末世紀之交處，將個人抉擇與世事變遷勾連講述。

書中最引我動容的段落是第四章「六十七十年代：磨礪」。當身處中國的吳冠中被批鬥、被下放勞動而數年不得作畫的時候，身在他鄉的趙無極與朱德群卻相繼在巴黎揚名。原本幾乎並行的三條敘事線，因時代的更迭而產生巨大的反轉，難怪多年後友人問吳冠中：「如果當年不回去，必然走在無極和德群的道路，今日後悔嗎？」

吳冠中卻說自己不後悔。耄耋之年的他，回首半生甘苦，終能釋懷，將生命中的曲折當作藝術創作的給養。的確，若沒有經歷1950至1970年代的困境，吳冠中恐怕難以體味夾縫中求生存者的堅韌鬥志，恐也較難如此珍惜並看重苦難後數十年安穩創作的時



日。西方有諺：「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必會為你打開一扇窗。」以此句來解釋吳冠中遭逢，彷彿再恰切不過。

除去闡述時代更迭之於藝術家生命歷程的影響外，作者將諸多筆墨落在三人的創作演進上。三位藝術家的經歷各異，卻都將藝術視作生命的滋養與慰藉。他們一生樸素，生活用度均不掛懷，卻常常為藝術上的些許創新或進步而欣喜不已。吳冠中早年留學法國時，為了省錢旅行看展寫生，時常以麵包加香腸果腹；八十二歲的朱德群閉門謝客，專心創作《復興的氣韻》並將其無償捐獻給上海大劇

《留法三劍客：吳冠中、趙無極、朱德群》
作者：閔捷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院：1950年代，趙無極經歷中年危機，避走美國洛杉磯，竟因緣際會遇見波洛克等先鋒藝術家的作品，自此開闢創作上的新途……

這些細節生動，予人深刻印象。原來，藝術家之所以為藝術家，不單因為天賦及閱歷，還在於他們對於藝術終生不渝的熱愛。作者不斷強調三人如何視藝術為畢生摯愛，亦令到非藝術專業的你我心有戚戚。擴闊來看，我們若想在任何一行學有所成，非得保有熱忱以及不斷求新的渴望。

當年「留法三劍客」的傳奇人生雖已落幕，但他們留下的作品卻紛紛在拍賣場上報出天價成交額，這讓我想到作者在某一章節開篇處引用梵高的那句話：「幻想也許會消失，但是崇高的東西卻保留下來。」若干年後，榮譽勳章也好，拍賣市場上的高價也罷，都將如雲煙一般過眼離去，唯有藝術的美與純粹，唯有生命與生命結實的交匯與碰撞，才是真實的，才值得後世不斷反檢、思考與回味。

簡訊

朱贏椿《便形鳥》關於書的行為藝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鄭州報道)作品多次榮膺「中國最美的書」、「世界最美的書」的朱贏椿創作四載再推新作《便形鳥》。便形鳥，取「隨物賦形，便宜行事」之意。《便形鳥》是極具顛覆性的，是腦洞最正確的開啟方式。《便形鳥》又是非常保守的，與朱贏椿先生最為重要的設計理念一脈相承。

《便形鳥》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便形鳥又是何物，作客鄭州松社書店的朱贏椿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只說，這是一本好玩的書。為了不劇透，為了不破壞書的神秘性，他甚至拒絕將該書送去參選「最美的書」，「不能把好玩的事情搞沒有了。」

《便形鳥》內文由三部分組成，開篇和結尾部分是便形鳥的影像記錄和文中文考證，中間被封存的則是第三部分——揭秘。這部分被作者特意封存了起來，必須看完前後兩部分才能拆封，也只有拆封後讀者才能揭秘便形鳥的創作原型，作者的創作源起以及幕後素材。對於每一個帶著童心與好奇心的人來說，這本書既是一個探秘遊戲，也是撞見意外的趣味體驗。

或許是「腦洞開太大」，《便形鳥》面世以來引起不少爭議，甚至一些家長覺得「便形鳥」太醜陋了，會影響孩子的審美。但朱贏椿說「爭議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朱贏椿說，希望通過這本書告訴人們，美不一定是掛在鏡框裡的，也不一定是藍天白雲這些日常生活中認為的美的東西，「美是生活中的一種體驗，關鍵看你願不願意去發現。」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